

經濟改造傳記叢書第二種

維
時
羅

美國社會哲學家

森
泊
評
傳

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
基督教化經濟生活委員會出版

Biographical Series No. 2

Walter Rauschenbusch

Published by

THE COMMITTEE ON CHRISTIANIZING

ECONOMIC RELATIONS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March, 1928

Price: 5 cents per copy
40 cents per 10 copies Postpaid

經濟改造傳記第二種

維叻羅森泊評傳

著 者 杜 愛 倫

述 譯 者 陳 其 田

發 行 者 上海圓明園路二十三號
協進會基督教化經濟生活委員會

定價每册大洋五分

在郵內費

每十册大洋四角

民國十七年三月初版

譯者介紹辭

7626

德國弗列德力大帝曾說「畫我必爲我。」畫像難，作傳難，譯傳更難。維阿羅森泊算是近代美國基督教社會思想大家。社會思想常帶時間性與空間性，背景的彩色很濃。猜測杜愛倫女士爲羅氏作傳最少有兩種意義，第一，社會問題可以因地因時而異，重要的原則總是一樣。第二，希望有思想的中國教徒步羅氏的後塵，以基督教的眼光整理中國的社會問題。

羅氏思想與中國接近的地方不少。社會問題最後的分析是在人與人的關係，與儒家倫常之道相仿。杜女士已經說過。羅氏的理想世界可與孔子的大同世界相比。基督社會三訓人格神聖，人類一家休戚相關，強扶弱，亦很近中國的思想。社會的罪，個人有責，亦可與亭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佛氏「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對看。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美國人對羅氏社會連帶關係的學說，未盡接受。或者因爲西洋個人主義的彩色太重的緣故。中國的社會生活多有連帶關係，就幾千年來，宗教上的報應，法律上的連坐，尤其著名。

羅氏的操作有一事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就是在紐約貧民區十年的經驗。中國的宣教士

如能於道學院畢業之後，服務平民，得着實地經驗對於人生和宗教的關係，基督教和社會問題可以多了解。或者是我們應當提倡的一件事。

十七年二月陳其田書於福州

羅氏社會哲學值得我們稱許的地方不少，有幾點還須討論的。例如羅氏主張社會改造，當從帶有收縮性，可變更的地方做去，在革命時代的少年中國，恐怕破壞速度，待不得這種和緩的手段。再者中國幾千年積弊，有的陋俗已成堅硬的枯骨，雖無彈性，却當斧削，或者這是例外的事。其二，羅氏以人類自由意志，打破命定論，在數千年相信天命學說的中國，似乎有討論的價值。古代中國命與力的爭論，近人自由與限制的對辯，可作我們的參考。到底人類有多少的自由，受多少的限制，是中外古今玄學上一個有趣味而且很困難的問題。

維多羅森泊

杜愛倫編
陳其田譯

楔子

現在中國時局千變萬化，各種潮流橫衝直搗，構成一個再生時期。在這變動中，新思想是比一切政治、軍事、經濟的改革還要緊，因為思想的影響至深且久。

我們研究各國偉大人物對於國民影響最大的，不是救時濟世的英雄豪傑，乃是一般的大思想家，大聖大賢，好像老子、孔子、墨子、耶穌基督、釋迦、馬克思、杜威、羅素、梁啟超、胡適等。凡好讀書好思想的人，總有多少受這般思想家的影響。

美國對社會問題有興趣的人，隨使拿維多羅森泊一本書來看，一定驚喜交集，尋出他實用宗教的思想來源。羅氏卒於一九一八年在西方思想界最有勢力的時期是一九一十年至二十年。他的重要思想深入於現代無數基督徒和社會工作者的下意識裏。他的書譯成歐洲日本各國文字的不少。這人在歐美以及東方一部，淘鑄現代基督徒及一般有思想的人。最近幾年他的

思想亦間接輸入中國，可與中國哲學發生關係。中國現在對於社會問題大有興趣，教會亦受這種潮流的影響，這樣看來，維呀羅森泊與各國教個先知先覺的思想在中國可以有相當的貢獻，因為中國素來注重人倫的教化。中國教徒應該研究教會晚近的發展，預備服務國家社會，把自己的思想弄好方能應付現代錯綜迷離的各種社會學說。大家請看這位改造近代基督教的恬靜的學者如何說法。

維呀羅森泊是美國紐約省羅册斯他道學院的教會史教授，生平著書極富，關於基督教社會化這一類書籍，頗負時譽，堪稱斗泰。羅氏生於一八六三年卒於一九一八年。五十七年光陰幾乎盡在羅册斯他城銷磨，少時讀書，長大成家教書都在這一個地方。大學畢卒後在紐約城貧民區擔任傳道共歷十年。這種經驗和留歐兩年大半在德國，支配他的思想。他的生活自外表看來似乎平淡無奇。但他的心思精神，靈性上的經驗却甚有可觀。此君感人之深，可以下面引語為證：

「假如我們查考這時期的成績，對於基督徒思想行爲的影響，沒有人比他更大的。」

「除了聖經之外，我所讀過的基督教社會化的書籍，沒有比他更好的。」

「他是近代的聖人，與古人一樣的榮耀！」

羅氏生活的今義

維阿羅森泊死後到，現在已經十年了。他的影響好似石頭打動水面的波紋一樣，慢慢的往前推廣。他改造社會的運動，雖然以當時美國的問題為背景，但是他所主張的原則在今日的中國仍可適用。他以個人的力量提倡一種運動，值得我們研究。他有一句話在今日很有特別意義，「我們所能做的是接收現有的社會關係，社會制度，到可以改造的時候就改造他。」

當時美國的社會似乎比現在更有彈性，較易變更，維阿羅森泊一人敢在百萬美國人之中，獨出心裁，改革舊有個人主義的基督教，使他適用於社會上各種關係。那幾年內，很多人與他同工作，但他造詣最深，成做這種運動的領袖。實在可以說他改革美國宗教，使基督教對神對人能夠更有益處。

羅氏晚年未死之前，美國加入歐洲戰爭。他的理想主義受一番的大攻擊。美國大規模的採用軍國主義這算已經壞極了，又加以國富空前般實，唯物主義因之盛行；這幾種潮流暫時籠罩羅氏所欲達到的目的，使他加增幾年的觀望。人家說他自己是因為戰爭的煩悶致死。他的祖先

是德國人，當他臨終的時候他的兒子在法國與羅氏祖國自己的族人戰爭，他的心腸一定因此破裂，但使他最傷心的就是他平生奮勇經營欲使美國社會生活能得正義，方與未艾，忽遭這番打擊，以致停頓。雖然他永遠不至懷疑最終的結果，因為他絕對相信上帝國有完成之日，這或者是他最大的特色。他最後的慘狀和衆人對他的信仰，自今日看來，可算是好結果。

他的人格可風

我們在上海要爲羅博士作傳，頗感困難，因為缺乏材料。他的家庭快樂和第一次傑作基督教與社會危機一書不得已從略。雖與我們研究他其餘的著作，亦可看出他的人格來。他自己曾說有一次在瑞士亞爾斯山麓研究基督的生活，不知不覺之中，這偉大的人格溶化羅氏的氣質，好像山嶽因四圍的雲霧而日日變更形勢。他所著的基督教社會化的書序裏有這句話：『我們研究這個題目應有大事臨頭的態度，或能影響我們一生的操行。』我們對維爾羅森泊亦當具這種態度，他的偉大人格亦有感動我們的地方。

著者預備這本小冊子的時候記得兩次與羅博士會面。第一次在美國男女青年會學生幹

事會議，共同討論如何向學生宣傳基督教社會化的問題，當時這種工作非常的困難。第二次在美國女青年會全國大會的時候。這兩次赴會的基督徒處境非常困難，徜徉歧路，他們對這不完全的基督教若不滿意，即當無所懼憚，自尋新路。後一種辦法必定遭人反對，喪失勢力和金錢，並且因接受新思想引起精神上的苦痛。他們需要一位先知指導，並須有勇氣往前走。羅森泊博士就是他們所渴望的人，兩次都得着他的演誨。原來他是個很畏羞容易受刺激的人。晚年耳朵大聾頗感困難。我現在想像中能夠看見他站在大種衆的面前，發出一種尖銳高音的聲調，大凡聾子都有這種特色，直言無諱，色正辭嚴，補救他天然的羞怯。這人本來很謙卑，措辭却很堅硬，若非得着神靈的助力，不能有此絕大的勇氣。他發言敢用『我對你說』。我們覺得這一位簡單偉大的至人，把自己完全交托上帝，傳神的意旨於人間，所以他演講的時候，聖靈從中啓示他。自然這兩次的聚會，少數的學生幹事和衆數的女青年會全國大會大得他的助力，勇往直前，別開新紀元。

預備的時代

羅森泊博士得力處，不是靠特別的天才，或得甚麼非常好的教育與經驗。他述到自己立志

的經過簡約如下：『當我青春二十歲時，心理常想我應當皈依耶穌，重新生活，如有必要，亦當想法子與他同死。這種心願目下雖然尚未做到，但因有此志趣，一生操行有所歸宿。後來我起手研究社會問題，略得真相，乃大悟耶穌的教訓與平常教堂裏所宣傳的，相差甚遠，遂決心重新整理耶穌基督的教義，使成教會一般人的普徧思想，並承認他的道理是解決人生社會問題的原則。我平生如有好處，俱由這種覺悟得來。』

好像有一兩個美國教徒比羅氏年紀還大，尤其是華整頓格列顛和約書亞實託朗幫助他明白基督教偏重個人靈魂的得救，不顧社會的關係，不是耶穌的本旨，乃是以後門徒的意思。同時羅氏亦大受亨利佐治經濟學說的影響。他說：『一八八六年亨利佐治大宣傳，我因此覺悟社會問題的重要。我們對這層事有特別的興趣，因為孫逸仙亦很感戴亨利佐治。』

大概在這時期，羅森泊赴德國入大學研究院一年，在這裏專攻耶穌的教訓兼治當時還很幼稚的社會學。他說：『這種集合的研究，一定有好結果。』按羅氏留學德國前後共兩年，因為他精通德國文學，往來由他自己所著的書介紹德國宗教及社會思想，使操英語的人能領略德國文化，這種工作與既在中國留學生的責任一樣。

當羅森泊覺悟基督教當逐日奉行的時候，還是一個青年，這種思想感動他至深，使他奉獻一生的光陰，專做這種工作。後來他曾說歷過好幾年很覺孤單，因為做這門工夫的人很少，『我們只有幾個人而已』。但是起初的時候，他就興高彩烈。『我們領會向來所遺失耶穌的社會理想的時候，真似少年的哥倫布發現新地一樣！』

維也羅森泊與兩個青年組織一個基督徒團契會，互相砥礪，共擎這種絕大的事業，那種會與現時中國信徒爲要使基督教變做較近，中國人的性質，所創設的團體，大略相似。羅氏的小團體叫做『天國兄弟會』，以『服從耶穌的倫理，用嘴用筆宣傳耶穌的思想』爲宗旨。此會的發起人一個是華德博士，數年前曾來中國。該會多年活動，美國各城市都有分會，這這幾發個起人的後盾。

羅氏重要的工作

紐約貧民區十年的宣道是羅氏預備的時期。在這時期，抽出一年到德國讀書，有時撰稿投報，藉以整理自己的思想。此時羅森泊已經三十六年歸回故鄉羅冊斯他城在浸禮會道學院擔

任教會歷史教授。除了一次在美國遊行演講和第二次到歐洲讀書一年之外，他在故鄉終老其身。

羅氏一生做學者的生涯，著書甚富。一九零七年基督教與社會危機出版，五年後社會制度基督化出版。這兩本書差不多包括羅博士的教訓全部，是寫給美國下年社會的人看的，尤其是基督徒。有人說頭一本書『影響教會近代化社會化比近代那一本新書都有力量。』

四五年後他又寫兩本較小的書，特別幫助兩團體的青年，因為他看欲達到目的，這一兩種人很要緊。耶穌的社會原理是給學生研究班用的，社會福音的神學是為神學生和宣教師著的。

這四本書是羅森泊博士哲學的概要，下面另述其價值。雖然他自己對基督教思想，社會的見解，前後在禱文和詩歌表所發裏的大不相同。他看出近代基督教太注重講道，以致忽略禱文和詩歌的價值，這兩種東西可以繼續環誦，發生絕大的效力。如果我們打算改革講道而不兼顧詩歌禱文，一定失敗。他說『我們應該使基督教為社會問題祈禱。』他因此編輯一本祈禱文。此書大受信徒歡迎，羣起購用，禱文中有為社會團體及階級為一切的母親，隨者盛怒時為人類進化等等題目——最後一題最特色的是為世界合作禱文。自然他相信禱告的能力會變更環境，

並且對人的靈魂有補助的地方。他說『我們在上帝面前禱告時候，所有最勇敢的心思變成作戰的敵愾。』他曉得欲擴充基督教到人家所怕他侵入的地方，必須勇氣充滿意志剛強。

同時他致亦力編製詩歌。我們教堂所用的詩歌，尚有很多是不好的，神學上沒有價值的，完全自私自利的，這不是一樁怪事嗎！維羅森泊曉得徒講社會責任的道理，而吟救我個人靈魂的詩歌，牛頭不對馬嘴，沒有甚麼利益。他不是詩人，自己對於這門工作有限，然而他請很多人思想這個問題。他說『欲救社會必用詩歌，我們來編製罷。』他自己做幾首；他的朋友受他的感動亦和他幾首。下錄一首可做代表作品，爲人類的朋友羅維而作：

耶穌的途徑坦白排在你面前；

認清這路所到的目標，

及其勞工的金科，

爲正當的目的誠實工作。

在你將來策畫社會時，

掂記社會的苦痛？

維羅森泊評傳

不要圖貪私利
以他人作犧牲品。

這首似是很壞的詩，詩思可是好的，若與下面這一節比較，恐怕兩首一同唱起來，誰都曉得前面一首有較好的效果。

告我這老老的故事第三節：

輕聲告我這故事，

用誠意和莊嚴的聲調。

記得我是罪人

耶穌來救我。

時常告我這故事

你實實在在

當我困難的時候

做我的安慰者。

羅森泊博士平生嗜好的詩歌有這一首『慈悲的上帝阿，何你要振救平民呢，何時阿？』這首或者可說是英文社會詩最偉大最美雅的。

基督教社會化的主張

羅氏說『上帝國極力主張人間各種關係應受上帝的意旨所支配。』大體講起來不像孔子的口吻嗎？但基督化社會制度對正義的見解也和儒教一樣，從個人的關係做起。如果有一個人他是人家的好朋友，好丈夫，好父親，和敬拜上帝，他的本份似乎已經盡了。美國公教，基督教，原先對羅馬天主教大起革命，因為天主教有不少的弊病，且利用團體結合而營私沾利，所以新教偏重個人主義，釀成矯枉過正的錯誤。美國算是重商的國家，這種個人主義既受宗教所認可，最壞的表現就是在商界，個人的道德對於公共事業不加制裁。商業競爭又因誤解達爾文「最適生存」的學說而益烈。

羅森泊博士對美國公共生活大胆宣言說家庭，學校，教堂甚至政治多少經過基督化，惟獨經濟及工業生活是『社會制度裏未得重生的部分。』他對於產業所有權和使用法大主張其

社會公道。

他對社會主義的學說很熟識。他說社會主義是『近代世界主持公道，民治，和有組織的博愛最利害的原動力，現時最有理想的民衆運動。同時他明白社會主義裏雜有自私自利和唯物主義，這些弊病是社會主義的致命傷，必須經過一番的清濾，方能成功，只有宗教能培養品德，堅固信仰，可以補充社會主義的不足。』時人評道：『羅森泊是活的連環，使國際社會的民治主義與精神上的源泉，互相啣接，前者須靠後者方能實現。』羅氏精通社會主義和基督教的真義，故能把這兩種不相同的理想主義調和起來，見識可謂遠大。今日中國思想界，甚呈紛糾的狀態，我們希望有先知學者和羅氏一樣，出而連結社會制度與宗教思想，幫助信徒解困難的問題。

當羅氏初試社會主義和基督教思想合作的時候，他就充分承認現在社會制度裏面所有的好處。『資本主義使人服從工作的條例，教人大規模的組織法。』『我承認產業是上帝的恩惠，沒有產業無人能得完全的救贖。』這幾句話似乎很合中國的需要。他雖然滿腔熱血主張平等公道，雖然極明白經濟發展是由無數的小百姓絕大的犧牲而來，他却坦白承認人類有佔據本能的權利，和工商業有大規模組織之必要。

由這和緩有理的前提，他立刻跳到實際的社會主義。『產業在現代情形之下必須變更方式。』簡而言之，他贊成由個人私產逐漸改進到產業社會化。但他不主張採用現成的共產主義或其他絕對式的社會化，却鼓吹人家研究有理的各種趨向產業社會化的試驗，例如合訂工資、合作社等，最要緊的宜用耶穌基督的原理來做觀察的標準。

耶穌的原理可以適用於現代社會的是甚麼，羅氏用工作整理，比誰都出力。『近人漸漸覺悟欲救社會須皈依耶穌法門，至今却無人確實明白耶穌所主張的是甚麼。』爲要幫助人家明白這事，羅博士犧牲他大半的光陰，專治此業。

他治學的根本是以「人類是可愛的社會」做出發點。國家，世界在他的眼光裏都是一個家庭。他這種見解不只是空泛的善意，希望世界統一的感情作用，乃是根據新技術的事實而言。『他說世界有大聯合大團結的趨向。人類欲圖共同生存，須有公德心。公共精神因公產業而發達。凡有極多數的人民聯合起來，共謀公益的事業，最能表現公共的精神。』

從這種人類連帶關係的觀念推出道學上一種學說，人們所受一切的苦痛不是上帝願意降災，乃是因爲人類連帶關係，所以免不了受殃。這種學說人家尙未十分承認。這人類連帶關係，